

梅雨的味道

在我的印象中,每年的六月中下旬到七月上中旬是梅雨季。

梅雨季是闷热而潮湿的。天空总是阴沉沉的样子,仿佛有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不一会又有了“甲光向日金鳞开”的味道,所以刘禹锡才有“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感慨。然而气温并不低,总是在30度左右。对于我们这群孩子来说,这确实不是一个好天气,因为户外活动基本停止。也正是这阴雨绵绵,家中很多被褥清洗后没法晒干,摸上去总感觉湿湿的,闻起来还有一种淡淡的怪味。但对于古人而言,梅雨却是一个创作的好素材。宋代赵师秀的《约客》中头两句:“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赵诗人很随意地写出了自己在黄梅雨天闲得无聊,静静地听着雨,轻轻敲着棋子等候朋友来下棋,敲击震落了油灯上灯芯结出的灯花。只有诗人才能写出梅雨季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境。

梅雨季是快乐而有趣味的。每次大雨过后,家门口水泥场上爬满了各种蜗牛。看着那些蜗牛不紧不慢向前挪动着,我们这群孩子就开始使坏:把蜗牛的触角拔掉、把蜗牛的壳拿掉、用盐巴撒在蜗牛身上。想到书上说蜗牛是害虫,看着蜗牛痛不欲生的样子,孩子们都拍手称快。下雨多了,河面开始上涨,河水灌满了水稻田,鱼儿趁机出来,串游到了水稻田中。孩子们大喜过望,纷纷

从家中拿来工具去捕鱼。把水稻田和河流的通水口拦住,来个瓮中捉鳖,半小时工夫,水桶里各种各样的鱼就快装满了。如果这时候突然来个阵雨倾盆,我们反而很是享受这淋成落汤鸡的过程。

梅雨季是温馨而甜蜜的。梅雨季是一个相对农闲的时节。平时大人们都要下田干活,而到了梅雨季,大人们总是在家休息陪孩子。每到这时候,我们一家人就会聚集在一起,看着电视,开心地说着各种话题。有时候也会和大人一起打牌,为了一副牌争得面红耳赤,这种忙里偷闲的惬意,更是亲情凝聚的好时光。

梅雨季是品尝杨梅的好时节。我超喜欢吃杨梅,只要一听到杨梅,就会口水四溢。人人都说杨梅虫多,需要如何如何方能入口。我却不以为然,杨梅天生就有它的独特之处,原汁原味岂不更好。每年友人送我杨梅,特别是仙居杨梅,我都会不由自主吟诵两句被我改编过的诗句:“日啖杨梅三百颗,不辞长作仙居人”。爱梅之心可见一斑。想来也确实有趣,杨梅竟然是在梅雨季成熟,这“杨梅”中的“梅”和“梅雨”中的“梅”是那般巧合吗?

梅雨的味道如此复杂,能让人的心情五味杂陈,像梅雨天的云朵一般云卷云舒,变幻莫测,一会儿霞光万道,一会儿彩虹当空,一会儿下起太阳雨。

此情此景,人生莫非如此?

今年6月17日,是章人英先生诞辰110周年。特撰此文,缅怀先生。

章人英,原名復,字仁寅,1914年6月17日出生于武进县横林镇大运河边上的一户书香人家。其父章子安,是辛亥革命中参与常州光复的十六乡绅之一。

章人英先生自幼秉承家教,喜爱国学,从武进横林小学毕业后,父亲曾敦聘名师担任家教,传授古典文学3年。之后考入上海大夏大学社会学专业,师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吴泽霖教授。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大夏大学、南京师范学院、浙江大学从事社会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大夏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停止招生,章先生被迫去中学任教,离开了他专业娴熟的社会学教研岗位。

改革开放后,华东政法大学慕名聘请已经67岁的章人英回到大学社会学教授的岗位教书育人,带教社会学专业研究生一直到82岁。章先生在华东政法大学为学生开设《社会学概论》必修课,还专门为研究生系统讲授《越轨社会学》课程,为华东政法大学和社会学界精心带教和培养了一大批像李建勇、易益典那样优秀的社会学教授和青年社会学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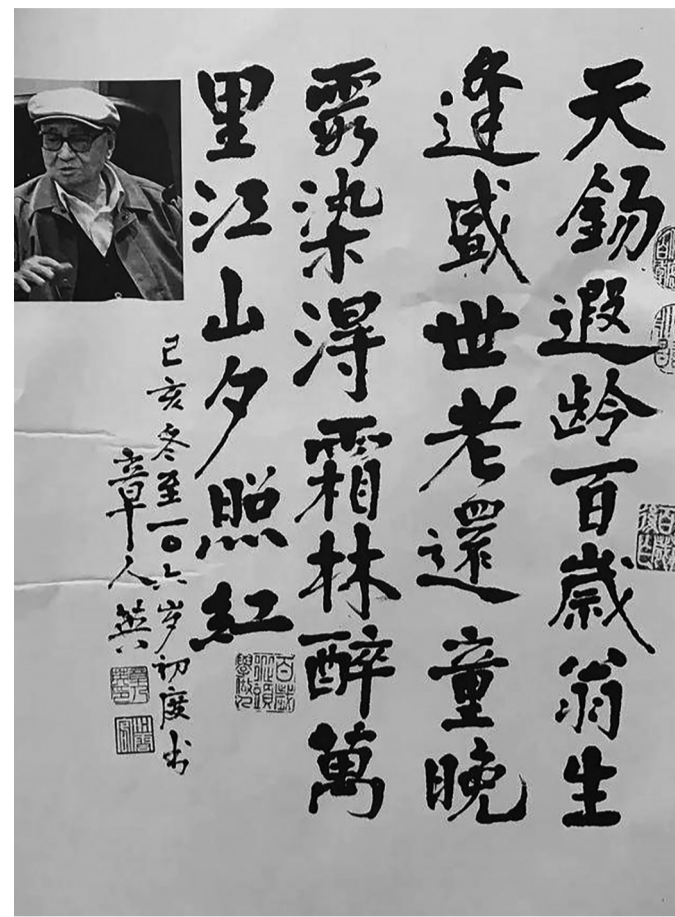
在1988年9月到1993年7月期间,除教学工作外,章先生还不辞辛劳,受邀担任《辞海》(社会学词条)主编和主要撰写人,期间主编的《社会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和《普通社会学》(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同时还主编出版了《人类学词典》《社会学词典》《普通社会学》。在编撰词典词条过程中,章先生与参加写作的各位同事,对其中每一个词条素材的准确性、权威性和全面性都组织了充分的讨论,有的条目的文字争论,往往需要查证几天才能定稿。先生对年轻同事说:“词典作为工具书,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任何一个疑点都不能轻易放过。”几十年在社会学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古稀之年的章先生被学界推选为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名誉顾问。

除了社会学专业外,章先生在

“百岁学者”章人英



章人英先生晚年生活照



章人英先生106岁时的书法作品

诗歌、书法和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方面也是造诣深厚。章先生退休后,他继续在传统国学发掘方面耕耘不断,先后写作和出版了《论语》五连环》《东方爱经》《华夏文明圣火薪传》《文化冲突与时代选择》及《水云客诗稿》等多部著作和诗集,有多篇诗作入选《上海近百年诗词选》。即使已百岁高龄,章先生还受聘在上海老年大学讲授古诗文,担任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国学顾问,担任《文摘》杂志的名誉主编,创办“新世纪国学沙龙”,经常到卢湾区图书馆开设讲座,倡导年轻人多吟诵古诗词。2014年7月,100岁的章先生还编撰出版了《简明国学常识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那时,章先生被大家称为“百岁学者”。他思维清晰,每逢和人谈

养生,都会谈他自己新研究的高寿理论,他让普通人明白参加社会活动不仅可以修身还可以添寿。他说人的年龄分为三种: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章先生对“寿”的诠释,对所有追求生命长寿和正在走向心理长寿的人,提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长寿不仅是人生长度的标记,更是人生厚度的标识。人在有生之年,要追求精神层面和社会层面的长寿,活在更多人的心里,活得对社会有价值,才能成为真正让人钦佩与羡慕的长者。

作为常州籍人士,百岁的章先生对家乡的文化教育传承和国学研究事业非常关心。2015年7月7日,章先生回常州,向市档案馆捐赠了其主编的著作《华夏文明圣火薪传》全五卷。2016年,章先生受聘于常州大学,担任乡贤文化研究所的名誉顾问,并接受

常州家谱馆的邀请,担任谱牒和祠堂文化研究会的名誉会长。2017年5月6日,104岁的先生回常州出席常州方志馆举办的“学先贤送国学”活动,并在《开创乡贤文化与构建文明社区》的讲座上发言提出: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是社会公序良俗的重要维系力量,要倡导人们将良好的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内化于日常生活、行动中。他呼吁,在构建文明社区过程中,建立以家庭文化、学校文化和乡贤文化为三大基点的“金三角模式”,进一步推进常州文明城市建设。开讲前,章先生将自创诗作《乡愁》“姹紫嫣红映蝶蜂,春深如海一身藏,晓风残月啼鹃梦,最惹相思是故乡”的书法作品赠予常州家谱馆。

2022年6月17日,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章人英先生离世,享年106岁。

戚墅堰牌楼巷老街头

听说戚墅堰牌楼巷老街头又热闹起来了,并于2023年3月12日集市开市。我得知后,于3月18日在家门口公交站(金百国际站)乘11路公交车到红梅中心站,再转乘7路公交车直达戚大街下车,到老街头“轧闹忙”。这条老街头由东向西大约有一公里左右,街的北面是商铺连商铺,街的南面是京杭大运河常州段河岸,从空中看这条街就是一幅典型的江南水乡图。我从街头玩到街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街头一幕一幕浮在眼前。

1970年11月23日,我被分配到戚墅堰发电厂工作,当上了一名电业工人。进厂头三年是学徒工,吃住全在厂里。当时工资是第一年每月14元,第二年17元,第三年20元。那时正值“文革”时期,8小时外业余时间娱乐活动比较枯燥。当时没有电视机,电影院里放映的电影都是八个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红色娘子军》),尤其是夏天下午4点钟下班,要到7点多才天暗下来,没地方“白相”。车间里有位李师傅住在戚大街上,就说:“你们何不去戚墅堰牌楼巷老街头玩玩,那里可热闹啦!”“真的?”“真的。”于是当天下午4点钟下班后,就约了几位同事(学徒工)去老街头玩。

从电厂到老街头乘公交车2站路,但要5分钱车票,30分钟后到达老街头,在街上转一圈,真是热闹,就像是大集市(大节场)。街两边的摊位挨挨挤挤,琳琅满目样样有卖。尤其是农产品很多,比如时令蔬菜、黄瓜、雪团瓜、横林瓜(西瓜一品种)。我用5分钱买了一个雪团瓜。逛了近1小时感到肚子有点饿,找到一面馆,进去吃面。当时一碗面是3两粮票1角1分钱,看到红

烧素几5分钱一块就素几搭面。吃得饱了,再一看面馆牌子叫德心面店。回到厂里大家都说:“那红烧素几特好吃。”厂食堂里有饭、馒头,就这样我们隔三岔五地去老街头换换胃口,有时买点麻糕回来,第二天当早餐吃。

就这样,三年学徒期很快过去了,厂里给我们定一级工,每月工资33元,还给我们买了公交车月票,有月票就可以每天回家了。一个星期天,我去家门口菜场买菜,青芹1角三斤,大蒜1角一斤,茄子1角一斤,剪屁股的田螺6分一斤。星期一下班后去老街头买菜,那里青梗菜1角4斤,大蒜、茄子都是8分一斤,剪屁股的田螺才4分钱一斤,总之这里的菜要比常州菜场上的菜便宜2—3分一斤,买同样的菜一次下来能节省1角钱(当时1角钱能买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一本字本子)。于是家里买菜的事我包了,一直到1980年我结婚建立小家庭,还去老街头买菜。后来到了1994年,厂里给我们一家三口分了房子在红梅东村,买菜就在红梅新村了。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城市发展,运河拓宽和老桥拆除重建,沿河老街大部分被拆除,戚墅堰牌楼巷老街头也逐渐没落。2013年12月,我将退休,由于怀旧我抽一个空去老街头转转,转了一大圈商铺不超过10间,人没有碰到10个人,咳!真是冷冷清清……2022年5月10日,牌楼巷老街头迎来新生,经过前期规划,改造工程正式启动,管道治理,路面优化,对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如老巷牌楼东街、老字号店面予以保留,在保持原有风貌的同时引入新业态完善老街配套,实现古今共生、商居和谐。2023年3月12日,老街头的生命力再次灵动起来。

我唱锡剧给你听



2018年,作者在南京博物院小剧场演出《庵堂认母》中饰演智贞。

“进京”一场人物有两个(哥哥背着双腿受伤的妹妹),但扮演者仅一人,另一个并不是真人,而是道具人。在最初的排练中,我面对亦男亦女的表演形式不得要领,常常顾不上顾下,表演起来十分别扭,常言的“分身乏术”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在同事的帮助下,我寻找背人和被背的感觉,体会男生在负重行走时的特征,让身体与道具协调地

融合于一身,以圆场、跨步、蹉步、滑步、劈叉等肢体动作体现翻山过岭、跨过沟溪等情节,又运用女高音的拖腔,使整个唱段坚实爽朗,激昂奔放,不飘不浮,那冲向苍天的呼唤,唱出了心中的愤恨、哀怨和无奈,使得台下观众情绪高涨,掌声如雷。

这么多年来,不管演出条件多么艰苦,不管连续作战多么疲惫,只要

一登上舞台,我不允许自己有任何懈怠、任何敷衍,每一个角色都投入了我全部的情感,每一次表演都毫无保留地做到温婉时动人心弦,深情时感人肺腑,悲壮时催人泪下,激昂时鼓舞人心。2012年夏天,在小河的一场演出中,我中暑了,本该是跪在地上唱的,我咬紧牙关坐在板凳上唱完,就被同事们送进了医院。2014年,我刚生完孩子不久,跟随“流动舞台”下乡演《玉蜻蜓》,该剧演出时长超过三小时,唱完再赶回家喂奶,孩子已经哭着睡着了。

舞台上,人物的唱词往往充满着丰富的人生哲理,我默默地记在心里,指导自己做人、做事,自然就少了浮躁与浅薄,也不会与人多计较。这是舞台带给我的启示。作为一名锡剧演员,一入行就好像扎进了“夕阳西下”的凄凉中,仿佛选择了锡剧就选择了人生的悲剧。但那句话还在:人类在,戏剧在。在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的年代,戏曲是大众的知音。那时候,戏曲的“慢”与生活的“慢”似行云流水,相得益彰、相濡以沫。如今,行色匆匆的人们再也不会为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情徘徊叹息。但我认为慢生活并不是针对速度而言的,而是一个人身上散发的随性、随意、自然、悠然的生命状态。锡剧是我们常州人自己的剧种,从滩簧到常锡文戏到锡剧,已历经二百余年。它传承着常州人生生不息的艺术脉搏。曾经的小巷,胡琴声声,你拉我唱,自拉自唱;寻常的村落,《双推磨》《庵堂会》《珍珠塔》,如老屋的穿堂风,不知从哪儿就窜了出来。

为了心中的热爱,人到中年的我将于下周日在常州保利大剧院举办锡剧个人专场演唱会,将自己的艺术成果展现给观众,以期在探索中不断总结、不断努力、不断前进。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不断衍生了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千姿百态的艺术形式。作为锡剧演员,我愿将心中美好的锡剧唱给你听。